

金鳳川遺書

文集

第一冊

明劉良臣撰

劉鳳川遺書

北京市中國書店刷印

重印《劉鳳川遺書》序

一九八二年，北京中國書店經多方技術，從山西運來兩部刻版。一部是明《薛文清公全書》，它比國內幾個大圖書館的藏本都要完備。一部就是劉鳳良先生遺書，包括《鳳川先生文集》三卷、《不克已編》一卷、《鳳川壯游記》上下卷。這部書版藏於山西芮城劉家。雖經補版，且有闕葉，但向來印本

不為，又不為藏家注意，較薛書似更可貴。據我所
知，在北京只有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有一部，補版
後印的《鳳川文集》，而稱《支已編》和《壯游記》。可見
此書的稀見了。

作者劉良臣，《昭史》有傳，他書亦不復記載。查
《乾隆萬城縣志》卷八《人物》有他的小傳云：

「劉良臣字文卿，弘治辛酉舉人。授楊州通判。公

廉不可。革大役，開墳塉銀七萬兩。織造中貴貪濫，裁之以法。改平涼督餉西夏。力持參將暴橫，革反。慶屬冤獄。取而告歸家焉。李友溫克，不向生計。乃捨農桑，勸以學賢為法。著述甚多。大學士楊博旌墓，祀鄉賢。

注《鳳川文集》卷一《先妣太夫人墓記》和《先考承事郎別府君先妣太夫人李氏合葬墓誌》中。

可以復去。劉良玉的家學。他的祖父五世業農。小父割。始讀書。游鄉校。後應詔寫案助邊。授冠帶。階
至奉郎。《壯游記》卷上。成化二十年甲辰。下自注
予時方三歲。可知劉良玉生於成化十八年(西元一四八三)。
《壯游記》寫年在嘉靖二十九年。但《文集》卷三有
《庚戌元日夢西盤老》一詩。庚戌為嘉靖二十九年。
劉良玉尚在。《文集》有考。歷代子辭——鶴季梅。

司先生沒後三十餘年，桂芳齋十六年上湖心春鶴
二十九年，適為三十五年。由以判斷，劉良臣大約就
是在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二）死去的。他至少活了七
十歲。

《鳳川文集》第一卷是文，但又有《遇沐行》、《滑
拙歌》、《農民苦》、《少年行》、《示諸兒》、《興武營病
中雜述》、《大雪節後苦雨》等五篇五七言古體

詩。第二卷為詩，却只收五七言近體詩。第三卷也是近體詩，但又有《西郊野鴻北集序》。收入集詩文混編，是常見的事，不足為奇。嚴格的說，這三卷也多為文集、詩集、樂府三集。今本《文集》卷一《西郊野鴻引》應當放在樂府的前面，做為弁言。

劉良臣的詩文都有一空的歷史內容和文學價值。他生育於今甘肃寧夏一帶，經歷了昔日農耕的

邊塞。他身為下僚，能知民間疾苦，又以山水勝。
蘇為教官，檢調走卒。但我認為最難得的還是
《西郊野鶯北樂府》了。北樂府就是散曲，時代文士
擅長此道者，如徐霖、陳鐸、王九思等，頗不全人。
劉良臣的散曲有八十首，取材廣泛，參互多
變，有的寫得很出色。今錄二首以次：

醉太平（田園雜興二十四首錄二）

太官人模棱。太官人逢迎。依阿软美不知的。太
家都廝供。奉銀打就。妄呂秤。後羅燒作家
掌持。兒孫故成野狐精。田園中紳諭。

百姓每苦哉。百姓事推撻。百姓利取剥骨髓。但
教着便賣。天津池利當營賣。官倉私庫。一
齊移。不白不黑只胡塗。田園中碎給。

現在有的同志正輯《全蜀散曲》我希望轉載到

此書把《西蜀》《西漢》寫此梁府以收進去。

《史記編》有名《史記》宋文篇。外正心、持身大家。理財、明經、撫人、崇禮、治軍、誠微歸四十章。以代理學家北方首推薛瑄。劉良臣受薛瑄的思想。影响是很深的。但《史記編》譜修齊之道。意義這是一部教世的書，還不如《文集》中的《辨惑》。愚浮於《西漢》的代政治思想有用。劉良臣在寫成

《克己獨》和《辨惑叢錄》後，常秉正將支祿寺
御馬理、副都御史夏邦謨等入（見《壯游記》）。

嘉靖二十七年由鍾如出喬梓行。今天能見到的印
本，大都已有補版。

《壯游記》類似一部自行年譜。它記載了作者從
成化二十年到嘉靖二十七年間所經的大事。《萬
城縣志》傳所說「平反詹肅冤獄」，在本書中有

較詳的敘述。書中述載記回僚的腹食，也有些史料價值。原版已毀。現存版是清嘉慶五年重刻的。
劉良臣版年序里，李應芳令白世紹（字東川）
遍修《尚城縣志》。平日與白昌齋、李多。《乾隆
尚城縣志》還有劉良臣的《初建後樂亭燕集喜
而作序》。《八月十三日苗主簿招飲對月桂池之
因誦唐人水聲則池晝之句東川邑侯命足成因成

長律》、《奉和東川池亭》、《荅魏方圓》、《游石鐘洞》五首詩，均為《鳳川文集》所未收。據《杜鵑記》載，劉良玉所著書，還有《筆誅集外編》，此書似未刊版。

中國書店重印此書，未得主名。我認為現在可見到的劉良玉遺書，已經可稱全書了。但為安切些，可後名為《劉鳳川遺書》。至於為

什麼要而至那裏去，而後他間接教古籍的意義不談，也可以舉出許多理由。因此我以為請
商言先生以代序。

袁行素

一九八三年十月七日

重印劉鳳川先生文集序

予少時嘗聞父老相傳鳳川先生通判揚州時州人誦為三分明月蓋取唐人二分明月之語增先生為三也是其高風逸韻不減白之於杭杜之於蘇而律身謹嚴不流于放縱則又非二子所及及長讀先生歸田後與縣令白公所唱和詩詞觀其裨益白公之政教又嘆魏文段卜之遺風復見於吾鄉也民國之初予教學縣中遊於桂樓舊址親拜於其祠慨然想其為人低徊而不能去者久之嗚呼以先生之才之行仕只別駕不克盡其能以惠天下而僅窮老於山

隙僻壤間是足悲矣自先生沒後已五百餘年能嗣
先生之高徽者蓋寡論世之士多鄙陋吾邑以為部
婁無松柏而不知松柏之不自植也今年春蕭子叔
弼慨吾鄉風教之凌替也思取先生之所著述重付
簡編以式吾鄉之士而其文多散佚殘闕不可收拾
於是乃與楊君靜齋張君壽山梁君春濤廣為蒐輯
僅得其已刊行而完整者曰鳳川文集曰克己內編
曰壯遊紀凡三種餘以俟之異日印既訖又欲各序
其簡端乃以壯遊紀屬馬君儀軒以克己編屬叔弼
伯兄鄒甫而以文集屬予予惟先生之為人千百年